



■ 椒言辣评

大学生还要上自习?

近日,湖南大学学工部发布一则学风建设通知引发学生热议。通知中要求学生要上早晚自习,上课上交手机,在寝室晚9点前都必须学习……对此,有人拍手叫好,也有学生表示有重返高中的感觉,质疑其矫枉过正。

(4月2日 新浪新闻)

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中学刘和平 因为大学对早晚自习没有硬性要求,于是很多大学生的早晚时间被挪作他用,日复一日,便放松了对学习的要求,混文凭成为一些人读大学的目标,自由散漫恶习由此形成。湖南大学明确要求大学生按时参加早晚自习,就是要与自由散漫决裂,告别混文凭人生。这样的校规是对大学生人生真正负责,不是矫枉过正,而是拨乱反正,是大学教育的理性回归,我们应该为此点赞。

龙山县教育和体育局向碧波 大学是培养具有学术气质、创新思维人才的象牙塔,强制大学生早晚自习,对于即将步入职场的他们,无异于“包办”式教育。纵观世界一流没有“围墙”的大学,都倡导文化底蕴对于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我们不妨改进和完善现有的“积分制”“时限制”培养模式,让学生自加压力、自有动力,在与社会充分衔接、融合的氛围下,实现高端教育的“宽进严出”,使每个走出校园的大学生毕业即能就业,就业即能兴业。

读者樊耀文 大学生上早晚自习没有什么不好。温故而知新,课堂上学的东西不一定能全面掌握,而早晚自习能巩固所学知识。另外,人们除了在课堂学习到知识以外,很大一部分是靠自学学来的,而上早晚自习,正是学生们自学的最佳时机。

浙江省淳安县睿达实验学校刘云海 大学生的课外时间应当有相对的自由,在白天完成应有学业的前提下,晚上应当有更多自主安排的时间,大学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勤工俭学、在电脑上创作写稿、到图书馆查资料、联系创业事宜,等等。如果强制上晚自习,无疑将扼杀大学生的个性特长,影响大学生的未来发展。

读者董其君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曾说:美国的大学生是最苦的,相比之下,中国的孩子到了大学,却一下子放松下来了。他们放松的4年,恰好是美国大学生最勤奋的4年,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4年。所以,美国的高科技人才一直是世界上最多的。为此,有人非常感慨地说,到了哈佛,你才知道真正的精英并不是天才,都是要付出更多努力的人。所以,笔者认为,是该强制上自习的时候了。

读者乔英杰 笔者以为,除非遇有特殊或紧急状况,否则任何“强制”措施都不会是最好的管理。大学生虽然在年龄上大多已经成年,但在心理上还远未成熟,他们思想活跃有主见,喜欢追求更加丰富与自由的校园生活。所以,先不要说校方对自己所采取的措施有无精力和人员去管理,仅就这一不容置疑的强硬口气便极易引发大学生们的抵触情绪,效果自然不会好。

重塑师生关系 需要“逃生通道”

□ 张丰

很多网友用“又害死一个”来形容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的自杀,因为前不久,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杨宝德也是受困于与导师的关系而自杀。类似的案例还有好几起。很明显,自杀虽然是极端事件,但是,有相当多的研究生正受到与导师关系的困扰。

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,王某让小陶为自己提供“叫醒”服务。如今,任何一款智能手机都有这样的功能,让自己的学生喊自己起床,更多是为了体现权力的仪式感。看起来,杨宝德和陶崇园的导师,都对自己的学生发展出某种隐秘的情感。这不是爱情,而是某种超量的控制欲。人们都痛惜于这两位男学生的“不敢反抗”,事实上,被导师“控制”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,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

在中国的校园,只有到了“研究生与导师”这个阶段,才算发展出了真正的“师生关系”。学生和导师是一对一的、长达两到四年的独特关系。导师需要传授给学生知识,更要给他方法,更重要的是,导师要负责指导学生写出合格的毕业论文。大多数高校都是导师一票否决,论文必须先过导师这一关,才能进入后面的评审环节,如果导师不同意,一个研究生就不能毕业。

这就是导师和研究生关系的本质,除了人们常说的师生感情,这里也有一种权力关系。处在权力关系中的导师,会不自觉地强化自己的权威。在中国的大学,一个能带研究生的教授,多半也会承担一些科研项目,导师就会让自己的学生来做。正派的老师,会给学生一点补助,在论文上署上学生的名字;自私一点的老师,免费驱使学生,也不是不可能。

首先是权力关系,然后又是经济关系,最终形成一套控制体系。学生和导师这种人身依附关系,并不一定必然导致悲剧。悲剧通常是在这个时候发生:一旦学生碰到的是“图谋不轨”或心理不健康的导师,高校并没有一种让学生逃脱的机制。学生不能换导师,也没办法制约导师。

要重塑师生关系,当然需要导师普遍懂得“节制”,需要学生更加“勇敢”,更重要的是,高校应该设计出一套“逃生通道”。比如,给每个学生一次更改导师的机会;或者以类似“教授委员会”,而不是导师单独决定学生的论文是否能够参加答辩。

西湖大学 剑指世界一流高校

□ 佚名

西湖大学终于获得了教育部的批准。

西湖大学的前身是西湖高等研究院,由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教授、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教授、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教授等著名科学家发起筹建,并得到多名著名企业家的捐助。

西湖大学将借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规模和斯坦福大学的办学理念,在学生培养、师资聘任、学术研究、技术转化与企业合作等多方面对标国际规范,探索行政服务于学术。

上一次高校进行如此大刀阔斧式创新改革,还是八年前的南方科技大学。只不过,南方科技大学是公办大学,而西湖大学是私立大学。西湖大学堪称是探索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“试验田”。

我国顶尖高水平的大学都是公办的,而在美国,公办高校主要承担教育公平的责任,处在世界科研前沿的国外名校,如哈佛、耶鲁、普林斯顿等很多是民办高校,其经费来源主要来自社会。这些高校办学模式更加灵活,是欧美社会重大科技创新的源头。

而众所周知,中国的民办大学在发展的20多年之后,仍没有打破“玻璃天花板”,民办大学在很多时候还是二三流学校的代名词,无论是生源质量,还是教学水平、科研水平,都不能与公办高校相比。中国民办高校“发育不良”有很多原因,其中之一就是严格的行政限制,民办高校在学术职称、政府项目基金、规模、学科设置等方面都不能与公办高校进行公平竞争。

而西湖大学作为民办研究型高校,剑指世界一流,对标的就是哈佛、耶鲁、斯坦福、普林斯顿。其因为得到中国一流科学家的背书,以及天团级企业家的捐助,被期以厚望,一出生就风华正茂。

西湖大学的出生,将有利于形成高等教育公办与民办“两条腿走路”的良性局面,推动我国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深度改革。

阶层思维终将 损害教育公平

□ 李勤余

日前,陕西省咸阳市启迪中学被指违规组织小升初考试。媒体报道后,秦都区教育局对该校进行了通报批评,责令其向区教育局做出深刻检查,对违规组织招生考试情况立即进行整改,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

今年2月,教育部专门发文,严禁自行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,严禁提前组织招生,变相掐尖选生源。正如当地教育局在针对此事的《情况说明》中所言,启迪中学提前举行大规模小升初考试的做法,明显属于违规行为。

明知违规行为可能会招致处罚,校方为何还要铤而走险?答案其实就在咸阳这所中学负责人的发言中:“满口土话”的家长和孩子没有资格入校。

说到底,这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歧视。撇开这位负责人的道德和情绪因素不谈,将说何种话与人的素质、身份、地位直接挂钩,充分证明其偏见与狭隘,往深了说,就是阶层的概念已经深入其骨髓。该校的“子弟”和“素质较高”的孩子,与“满口土话,就只剩下指天骂人”的家长,被人工划分为水火不相容的两类群体。前者应该得到良好的教育环境,后者则应该被自然淘汰,是其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。这无疑是对教育的一种异化和扭曲。

有网友一针见血地点评,“教育的目的不就是改变这些吗?”确实,教育的社会功能之一,本就是弥合社会阶层分化。教育公平为天下学子提供了一个公平竞技的平台。在身份、地位、财富等因素统统被屏蔽后,年轻人的教育晋升通道才谈得上透明、平等、公正。

时至今日,教育公平已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《义务教育法》里明明白白地写着,依法保障适龄儿童、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。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指出,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,让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、成就人生梦想。在4月2日召开的全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会议上,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强调,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,直接关系到教育公平。大力发展农村地区教育、教育资源向农村偏远地区倾斜等诸多政策的出台,充分证明国家对教育公平问题的重视和投入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,该校负责人的言论,不仅暴露了其教育理念的陈腐、狭隘、偏见,也说明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,缺乏起码的责任感与大局观。也许,最需要受到教育的,正是他自己。

教师做微商 影响“不微”



杭州萧山一位网友在微博爆料称:萧山某实验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让家长批改作业,班主任自己天天忙着在朋友圈做微商,根本无心教学,这让不少家长心里不爽。

教师做微商,影响“不微”。查处教师从事微商或其他有偿活动,要以猛药去疴、重典治乱的决心,用“零容忍”的态度,坚决杜绝,还教育一片净土。周旭方

“无负可减”折射农村学校师资薄弱困境

□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曹灿辉

繁重的课后作业、上不完的辅导班……这是城里娃的常态。相较之下,农村娃的课后生活更简单:帮家长煮饭洗碗做家务,或三五成群一起玩要。坐落在云南省抚仙湖北岸的吉花小学,是一所坝区半寄宿制农村小学,有355名在校生。吉花小学校长孙文娇说:“对农村孩子来说,减负后几乎没有什么课外负担,要想确保孩子学业水平不下降,学校必须主动‘增负’。而开齐各门课程、开足课时,就是最好的减负。”

(4月4日《人民日报》)

相比城市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,农村中小学生学习“无负可减”,背后其实折射的是农村中小学校师资薄弱困境。

比如,吉花小学校长孙文娇说,在西部农村偏远地区,特别是规模较小的村小,不少老师同时任教多个科目。想要开齐音体美课,配齐专业老师并不容易,而且老师的专业素质也不高。也有基层教育工作者说,部分学校为了排课方便,简化程序,甚至存在由两位老师主要负责一个班全部教学的“包班制”情况。数学课是体育老师教的虽然夸张了点,但体育课是数学老师教的可挺普遍。

出现这种现状,主要是农村中小学校生活条件艰苦,教育教学工作繁重,待遇低,不少年轻教师想办法往城里调;新增农村教师数量少,退休教师数量多;教育主管部门专业教师招聘少,农村中小学校体育、音乐、美术等学科教师严重不足。

破解“无负可减”折射出的农村中小学校师资薄弱困境,还需按照《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(2018—2022年)》要求,做好顶层设计。

一方面要解决农村中小学校教师不足问题。比如,要提高农村教师待遇,畅通农村教师晋级通道,改善教师办公环境。要定向培养农村教师,毕业后统一分配到农村学校任教,不用再四处奔波找工作。要本土化培养农村教师,面向本地学生招生,毕业后哪里来回哪里去,有些教师就在家门口工作,便于照顾父母家庭,安心从教。

另一方面要解决农村中小学校教学质量不高问题。要对现有教师进行在职全员培训,注重师德、师能培训,实施“互联网+教师教育”创新行动,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教育,提升教师水平。